

## 独伴枯荷傲冰雪

白中乾(任城区)

我平生酷爱荷花,我既惊艳于荷的高洁美艳,更钦佩枯荷的冬日坚韧!这些精灵在寒风中不畏冰雪严霜,依旧亭亭玉立于荷塘之上。

村南那片静谧的荷塘,是我经常漫步的地方。历经夏秋流转,这里早已没有了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盛景。荷叶枯黄凋零,残缺不全,却仍立在水中,枝干依然挺拔,在寒风中精神抖擞。赏过荷花盛夏的艳丽,便该学会欣赏枯荷严冬的孤寂。

下雪了,我撑着一把小伞,徘徊在荷塘边,独伴枯荷品雪落。起初,细微的雪花悄无声息地落下,浸润在低垂的荷叶上,化成水珠慢慢滑落;渐渐地,雪片变大,连绵不断地飘落在荷叶上,又悄然融入荷塘里。雪落荷塘静无声!然而我好像听到了枯荷们兴奋地低语,它们的灵魂期盼瑞雪的洗礼,以骨骼承受着寒冬的磨砺,奏响了一曲自强不息的生命乐章。

枯荷在雪中摇曳,虽失去了翠绿的生机与娇艳的花朵,但仍

以顽强的姿态迎接风霜雨雪的侵袭。我仿佛看到了它们曾经的辉煌:在夏日的骄阳下,舒展着碧绿的叶片,绽放着粉嫩的花朵,吸引着无数的目光。如今虽已老去,却依然坚守着这片荷塘,用不屈的身影诠释着生命的坚强。

漫漫雪飘中,我陷入了沉思。人生不也如这枯荷一般吗?有繁华亦有落寞,有顺境亦有逆境。当我们处于人生的巅峰时,需珍惜眼前的美好;遭遇挫折时,要像枯荷一样,保持坚强的意志,勇敢地面对。因为,每一次的经历都是生命的馈赠,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磨砺。

不知过了多久,雪渐渐停了。荷塘里已是洁白一片,枯荷头顶白雪覆盖的叶片,裸露着黑绿的躯干,如勇士般顽强挺立。一只鸟儿蜷缩在枯荷的叶片下,弱小的身躯得到了庇护。枯荷是有温度的,更是有心的。它们的灵魂里孕育着初春的尖尖小荷,延续着生命的壮丽与辉煌!

收起雨伞,我缓缓离去,心中满是不舍。独伴枯荷的瞬间慨叹,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间。

## 笨重越冬的岁月

张庆余(嘉祥县)

记忆里的冬天,总比现在要冷。那份刻骨的寒冷,以一种“笨重”的姿态,沉沉压在整个季节之上。

笨重的主要感觉,先来自上身的厚重。那时人们在寒冷的季节时兴穿棉大衣,男士还多戴“火车头帽子”、围“大围脖”。1975年,我刚到满硐公社上班。深冬未至,眼见机关里多数人都穿着羊皮吊里的黄大衣,心下十分羡慕,便和妻子商量:“我也得弄件大衣穿,不然在机关里显得太寒碜。”妻子觉得在理,但一想到买一件黄大衣要花百十块钱,实在舍不得,便说:“不如咱自己扯块黑斜纹布,用自家的棉绒子,给你套一件黑大衣吧。”我答应后,妻子拿出家里所有的布票,不够,又向邻居借了几尺,到供销社扯回黑布,再将棉绒子包了满满一包袱,送到满硐缝纫铺加工。由于棉大衣太过厚沉,穿起来总觉得身子被捆着,很不自在。步行时,衣摆甩来甩去;骑车时,得先用手把后襟撩过车座,才能偏腿上车。许多时候,为了方便,我都不是穿大衣,而是直接披在身上。

穿或披着大衣,光着头总不相称。于是我也紧随那时的潮

流,戴上了“火车头帽子”。这帽子比一般的单帽沉好几倍,又给头部添了不少负担。

下身的“笨重”也毫不逊色。晴天穿的是几斤重的“大头鞋”;一旦下雨雪,乡间土路瞬间泥泞,怕水浸坏了鞋,便换上布鞋,再在鞋底绑上“泥机子”。它的构造简单却笨拙:取两块比鞋底稍大的木板,在两端各钉上一块五厘米高、三厘米厚的木块作“机腿”,活脱脱像绑在脚上的“矮板凳”。木板的四周钻上孔,穿上绳子,当作绑脚面和绕脚脖的“鞋带”。“穿”上它走路,沉重吃力不说,最要紧的是要小心,否则极易崴脚。冬季路上的泥水,因阳光微弱,蒸发得慢,路面许久不干,故而泥机子也得连穿好几天。买得起木底草鞋的(其底儿和泥机子相仿),便以草鞋代替,只是更重,穿久了脚更累。

后来,随着时代变迁,生活水平日渐提高,人们的穿着不仅追求美观,更讲究轻便。寒冬里,一身轻柔的保暖内衣、一双轻便的保暖皮鞋,便能潇洒过冬。乡村路面早已全部硬化,出门皆是坦途,那笨重的泥机子、木底草鞋,也早已湮没在时代的尘埃里,无踪无影了。

## 冬之暖

刘静(任城区)

窗外鹅毛大雪飞舞;室内温暖如春。老母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我去厨房擦拭灶台,听到老母亲拄拐杖走路的声音,走出厨房,看到母亲已走到南屋窗前,抬手要开窗户。

“哎哟,您怎么又去南屋了,告诉您多少次了,这里冷,可不能开窗啊!”我一边大声说着,一边拿起母亲的羽绒服跑过去。

母亲闻声停下了开窗的动作,我连忙给她披上羽绒服,话音不觉又高了几分:“您肺炎刚好,不能着凉,一眼看不见,您就脱掉羽绒服,马甲也不穿,您怎么这么不听话呢……”

扶母亲回到客厅,我缓和了语气:“妈,您喜欢哪个频道的节目?”

“哪个都不看。”

“我给您泡茶,喝点热水。”

“不喝。”

“您要是想看雪,咱们穿上羽绒服在窗边看就好,可千万别开窗。”

母亲沉默不语。片刻,猛然说了一句:“你别跟我说话,俺睡觉去。”

母亲噘着嘴去了卧室,躺在床上,明显是生气了。

我坐在母亲床沿上:“妈,您这是生气啦?您别往心里去。

我记得我小的时候,下雪天,我也爱往外跑,您也是这样,拎着棉衣在后面追着喊着让我穿上,还给我戴上帽子、手套,都是您亲手做的,又暖和又好看。您也是怕我着凉。我今天也是为您好,怕您着凉,您明白吗?”

母亲坐起来:“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多了,房檐上的冰凌有一米多长,雪深得没过脚脖子。屋内没有暖气,早晨起床时,衣服冰凉冰凉的,我都是把你的棉袄、棉裤在炉子上烤烤再给你穿。”

在母亲讲述中,我仿佛又看见年轻的母亲,弓着腰站在通红的炉火前,细心烘烤着我的棉衣……

儿时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,感激之情涌上心头,湿润了我的眼眶。母亲也许察觉到我的情绪,站起来:“走,去那屋看电视去。”

来到客厅,母亲自己打开电视。京剧《杨门女将》的鼓点敲得激昂,母亲愉快地说:“你看,穆桂英出来了。”

我给母亲沏了一杯热茶,端到她面前。腾腾热气在屋内弥漫,茶香满室,温暖着生活,温柔了岁月。

## 冬日随想

张依晗(任城区)

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如约而至。来得快,去得也快,带给人们一个周末的狂欢,而后悄然离去。天气并未因此变得十分寒冷,道路也未因此变得泥泞,一切似乎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只是绿色的植被上、背光的墙角、大楼的顶层与花坛土表,依然残存着一片片洁白。

雪落恰逢周五傍晚,正是一周里最惬意的时光。天空渐渐阴霾,细碎的冰晶便从天而降,垂直密织,倾泻而下。不一会儿,到处一片白茫茫。天色渐黑,大人下班了,孩子放学了,院子里人声鼎沸,喧闹声阵阵。黑夜变得如同白昼般明亮热闹,像过年一样。

我对雪的迷恋,丝毫不逊于孩童。穿好衣服下楼,伫立在密密织就的雪网中,如一棵树般静静伫立,沉醉地沐浴这场冬日的洗礼。不一会儿,头顶、肩上、衣服的褶皱处,都被白色的小冰晶占据。沉甸甸的,也舍不得抖落,连眼睛、眉毛都白了,索性就做一回风雪夜归人吧,把冬天赐予的这份礼物披挂带着带回家。

次日清晨,我急着拉开窗帘。果然,楼下一片白茫茫,粉妆玉砌的童话世界尽收眼底。不多时,雪又纷纷扬扬起来。这

次是雪花,轻飘飘的,大如鹅毛,小如柳絮,密密地斜织着,齐刷刷朝着一个方向飞奔,像是奔赴一场邀约,又像赶赴一场盛大的集会。漫天的飞絮欢天喜地,而又步履匆匆。有的慌不择路,撞到玻璃上,落在窗台上,小小的一片,如细碎的花瓣,晶晶亮亮,不一会儿就消失了踪迹。我伸出手,接住几片,捧在掌心,然后看着它们慢慢融化。

楼下又热闹起来。孩子们嗨翻了天,大人也不闲着,欢声笑语伴着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。

周一步行去上班,小路上厚厚的落叶还托着许多积雪。接近地面的有些冻结,绿植上的却依然绵软。一片片落叶叠在一起,里三层外三层像铺盖一般,怀抱着簇簇洁白,令人动容。落叶本是飘零之物,却能为了那片洁白默默守护。此刻,风也不忍打扰,不忍驱逐。

走到学校,操场上阳光正好,落叶嵌在冰层里,泛着琥珀般温润的光泽。教学楼不起眼的墙面上,不知哪个淘气的孩子写了个“拆”字,还少了一点。我不禁莞尔,轻轻将它擦去。

崭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我喜欢这样周而复始的开始,欣然,充满期待。